## 席殊书屋琐忆

想写席殊的念头已有多年,开 了个头, 却不知从何写起。梅雨 天,适宜道老古,与格子闲聊,又 说到鼓楼席殊书屋和老吴。

格子说,她前一阵子整东西, 整出一些仕女、几米系列的书签, 如获至宝。时光流转,她依稀记 得:以前,但凡在席殊书屋买书, 必附赠一张书签,店员们很 nice, 大方地塞一扎。她庆幸保存着这些 陈年旧物,时而得以凭吊。

我和格子口中的鼓楼席殊书 屋,在江湖上已销声匿迹十多年。 那真是一家特立独行的书店,带着 几分桀骜不驯, 傲娇中散发着不一 样的醍醐味儿。

说起来, 鼓楼、公园路一带曾 是宁波民营实体书店的滥觞之地。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新世界"等 书店也曾闹猛,本世纪前后"正前 方""寰宇""五谷田""有一家" "南华""探奇""左岸之光""枫林 晚"等大小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散 布于鼓楼的犄角旮旯。

如果没记错,大概在2002 年,公园路26弄3号出现了一家 "席殊书屋"。席殊,本是一个写书 法的人,1996年6月,席殊书屋北 京车公庄店开业,标志着中国第一 家民营全国性连锁书店诞生。6年 后,老吴通过加盟把它开在了鼓楼 步行街里。

2005年前的席殊,大致呈 "L"布局,与鼓楼步行街口的 "王子发型"为邻。两家店一静一 躁,大不相同:王子发屋旋转的灯 箱光彩夺目,席殊静止的窗户稍 隐,柔光照拂的书墙,一路高耸对 向天花板,门内流泻的音乐,皆是 与人友好交流的姿态。一面窗户朝 外摆满一墙的《好书》, 那是席殊 为会员编印的会刊, 汇集了名家书 评与新书推介。

身处方寸之地,却有着纵深的 世界。去得多了,自然与店主老吴 相熟。比之敞亮的晴天, 更喜欢阴 雨天去书屋。有一次, 瞥见胡兰成 的《今生今世》,遂心生欢喜。那 时候,各家出版社的新书不封塑 膜,可任意翻看。不知不觉间,酣 畅偷读半日, 倏尔, 老吴递来一方 凳,慢吞吞调侃:"桃花难画,因 要画得它静……"哈哈,果真是心

老吴既卖书,自己也是读书之

几个月前,理发店来了个新学 徒,姓洪名十一。洪十一洪十一的 叫起来,容易让人想起古龙武侠小 说《萧十一郎》中的男主角。十一 看我们揣摩他名字的意义,便告诉 我们名字是他爸起的,他也没问过 是什么意思。我猜想他父亲起这名, 是希望儿子身上有股侠气豪情吧。

十一是江西人,虚岁二十,圆头 方脸,眼睛小小的,鼻梁上架一副金 色边框眼镜。十一话不多,看见客人 进店也不主动招呼,人还算勤快,师 傅让干啥就干啥。理发店离我家近, 我隔三岔五去店里洗头,十一跟我 熟了之后看见我就咧嘴一笑,喊一 声金老师。十一说话语速慢,带一点 鼻音,音色语调跟易中天有几分像, 听他说话也有几分听书的感觉。

十一告诉我他小学成绩挺好 的,还是个班长。初中开始叛逆不 好好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勉勉强 强上了个高中,紧张枯燥的高中生 活压得他喘不过气, 功课跟不上, 他开始逃学,折腾了一年之后正式 告别学校。十一退学后在家天昏地 暗地做了几个月网民,后来还做过 快递小哥, 因为视力不好差点出车 祸,家里人就不让他干了。十一琢

人,他是沉迷人文与社科历史的。 心头一动,恍惚间买下,日后发现 胡兰成果然是一位有意思的人物, 其后托老吴又订下《禅是一枝 花》……与作者奇特的邂逅,去过 席殊的书友,也大抵期待着这样未 知的惊喜。

当年的鼓楼步行街,尚未熟 透,不似如今闹腾。2005年 秋天,老吴将席殊挪到永寿街 1号,发展为上下两层。在呼 童街与永寿街交叉口, 两面宽 大的玻璃窗一直垂到楼底,冬 日,阳光将整个书屋烘得暖暖 的。登上二楼,清一色上海译 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专 柜,那是书虫喜欢的隅落,何 妨知音寥寥,书墙前一站,翻 检卷帙,婆娑纸页,便觉世上无事 值得计较。若遇一两位谈得来的书 友,滔滔讲典故,讲版本,讲逸闻 趣事,闻之忘俗。

彼时,老吴的扩张势头迅猛, 除最早创立的镇海店,又开拓鄞州 浙大理工店。紧接着,他入驻宁波 大学锦绣活动中心,取名"左图右 书",书友们大可窝在柔软的大沙

发里翻书、喝饮品、放碟, 自取自 便。老吴终于实现了他多年开书吧 的梦想,但并未止步,他铆足劲想 把鼓楼店隔壁的洗脚房盘过来, 也 做成书吧。 听格子讲, 为此他专门 请上海设计师画了图纸。惜乎世事 岂能尽如人意,也许是扩盘,带来 老昊的人生巨变。

几家店并行,鼓楼店难见 老吴,因订了《上海壹周》和 《城市画报》等报刊, 格子和 我常去,时不时碰见老吴一袭 紧身红色连衣裙的妻子,身后 是那个叫糖果的乖女儿,也认 识了营业员英子。格子那些附 赠的系列书签,多出自她的慷 慨之手。缘聚缘散,2008年底, 英子离开,格子问别的店员:英 子呢?答:回老家结婚去了。

英子幸而是回老家结婚去了, 不然,再过半载,眼睁睁看着老吴 的几家店相继关闭, 讨债公司上 门,杭州图书批发公司上门店搬书 拿货,她的心情也不会好。2009 年上半年, 席殊消失在宁波。令人 唏嘘的是,一年后,鼓楼席殊所在 那幢房子也一并拆除, 仿佛是叫书

友们将它忘得干干净净, 彻彻底

《笑傲江湖》里的刘正风,拼 死也要金盆洗手。老吴如同一个武 林至尊,一夜之间消失,没有交 代,没有说法,他成了一个不落痕 迹的传奇。拨打他那个"139"开头的 手机,"嘟嘟嘟"一直响着,没有挂 掉,却无回声,之后听朋友"小药师" 讲,老吴只会接几个人的电话。

过了些年,改造提升后的"鼓 楼沿"大热,"枫林晚"书店风生 水起, 昔日席殊店员的英子梦想成 真,做起"香樟树书店"的老板 娘。再后来,2012年宁波中考语 文出了一道《今天,我们怎样阅 读》的阅读理解,提及万达左岸、 鼓楼席殊被网上书店挤垮……唉, 梦想那么美好, 现实却是残酷。

与时光有关的记人怀物, 总带 些许伤感。多年后,就像格子与 我, 当谈起鼓楼席殊和老吴时, 仿 佛做一道求证题, 孜孜索隐, 而无 迹可寻。只是年年岁末,每每撞见 站在永寿街口倒卖报卡的黄牛,又 想起,这里曾有一家席殊书屋。人 生注定与那些事、那些人相遇,不 知老吴和糖果现在在哪儿? 心头默 念:愿你们一切安好。

"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 有泪有苦有付出,还有忍耐; 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 有日有夜有幻想,没法等待"

----Beyond《情人》



古镇 周建平 摄

## 学徒十一

磨着学门手艺,后来就进了美发行 业,几经辗转来到宁海。十一跟我 聊这些的时候,往往都在给我洗 头, 手里动作慢慢的, 一下一下抓 得头皮很舒服。 十一入行已经一年多, 洗个头

染个发手艺还不错,只是还 没有独立剪烫的能力。师傅 也不让他在顾客头上实践, 他就对比他小的学徒涛涛下 手。我每次去店里,都会发 现涛涛有变化。一头黑发染 成了黄毛,黄毛里还夹着一 撮红毛一撮绿毛,那都是十一拿客 人染剩的发膏给涂抹的。涛涛后脑 勺会突然多出一缕灰色的长发,走 起来很有动感地甩着。十一说是他 接的,还问我好不好看。前几天我 去洗发, 瞧见给客人洗头的背影很 陌生。我悄悄问十一,这谁啊,理 那么难看的光头? 背影听见声音转 过身来,是涛涛。十一很得意地说 这是他根据涛涛的头型设计的,等 头发长出来,他再设计新发型。再看 涛涛,他倒是一脸淡定。这俩孩子!

> 二十岁的十一就是个孩子,店 里没活就捧个手机玩游 戏,玩游戏的时候十一还 抽烟。十一抽烟的样子像 个老烟民。他一手捧手 机,另一手食指中指夹根 烟,送到嘴里吸一口,接

着头微微向上抬起,朝着 空中吐出一团烟雾, 过一会儿再熟 练地用食指弹掉烟灰。店里有客人 的时候,师傅不让他在店里抽。他 就到店门口去, 蹲在地上, 两手捧 着手机,两个拇指飞快地点着屏 幕,嘴里叼着的烟一明一灭。这时 候看十一,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不满 二十周岁的孩子。

儿子临近高考,我有几分焦 躁,整日里坐立不宁,晚饭后我走 出家门去外面透口气,这一溜达又 进了理发店。既然来了就洗个头 ·熟练地给我围好毛巾,扶 着我的肩膀小心地把我按在洗头床 上, 我突然想起十一跟我儿子同 龄,若没有退学,这会十一也正紧 张地备战高考。于是我问:"十一 啊,过几天你的同龄人都要参加高 考了, 你后悔当初退学吗?"

十一愣了一下, 肯定地回答 我: "不后悔。"仍旧用他不疾不徐 的语调,"我现在也在学习,只不过 我与他们学的不一样。学校里学的 是知识,我学的是技能。都挺好的。"

"那你打算以后一直做美发

"那也不一定。"打湿我的头发, 抹上洗发剂,十一慢慢搓揉着,"不 过,我肯定先把美发学好,有个一技 之长,那样我再做其他事情,如果不 成功,也可以退一步,开个理发店。"

十一说得漫不经心但又像经 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的话让我惊 讶也让我感慨,人生,确实又何 止高考这一条路呢?

## 太阳花 小时候的花

陈早挺

外面变天了,中午猛猛的太 阳,突然不见了。天渐渐暗下 来, 隐约听到有雷声在远处响起。 大约一小时前, 我在楼下种

太阳花的时候,天还是亮的,阳 光虽不似中午强烈,但也是有余

我种好花,曾动过一个念 头:要不要把花盆放到阳光 下, 让刚种下的太阳花接受 阳光的照耀?

后转念一想,这些刚种 下的花,还没有在土壤里生 根,看看她们的茎都是倒垂 的,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可 能还经受不住阳光的热量, 这才作罢。

我把太阳花搬到屋内, 与阳台上的其他花放在一起,让 她们加入这个小小集体。我还想 当然地给她们浇了水。有了水的 滋润,应该会更快地生根吧。等 这些花儿生根了,她们的茎就会 直立,和早上移植她们时一样的 生机勃勃。

这样,心里就存了期盼,我 想象着明天一早,去阳台看她们 时,她们都会挺直身子迎接我。 如果明天早上来不及, 明天下午 也可以,后天也没有问题。我都 可以等,等着她们变得神采奕 奕。当然,最好还能开出花。

哦,太阳花。这是小时候最 爱的花。那个时候,农村可寻见 的花很少,太阳花却能常常见 到。她易活,好养,只要有充足 的阳光,就会长得很好。所以, 在农村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到种

在破脸盆里的太阳花,她们开出

了童年一片灿烂的世界。 下午种的太阳花,是向 个陌生人讨来的。

上午去庵东一个亲戚 家,惊喜地看到,她家邻居 屋前的院子里,种满了太阳 花。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 太阳花,一盆接着一盆,把 整个院子都围了起来,成为 太阳花的围墙。在接近中午

了花,精神抖擞,五颜六色的花 聚在一起,形成一片缤纷天地。 我鼓起勇气推开陌生的门,问

的阳光照射下,每株太阳花都开

里面的大伯能不能给我几株太阳 花。他很爽快地给我拔了一把,告 诉我回家插到花盆里就行了。

雨终于下了,下得痛快淋 漓,密集的雨点落在地面,溅 出一朵朵雨花。我庆幸及时种 好了太阳花。现在,她们和我 一起在阳台上, 躲过了这场倾 盆大雨。

## 奇奇人的传说

这些年,每一次回樟村,父 亲总要跟我讲一些老底子的事 情,希望我用文字或图像记录下 来,传承下去。这回,他说要给 我做个奇奇人。

父亲在菜地边上种了一小片 菖蒲和艾草,端午节期间卖了 350元,还有少量剩余,做奇奇 人的材料就是菖蒲的根。菖蒲叶子 有一米多长,形状很像一把剑,端 午时节,人们把两片菖蒲的叶交叉 挂在门框上,这叫菖蒲剑,据说能 斩妖除魔辟邪。菖蒲的根又肥又 大,比拇指还粗壮,有一股好闻的 香味。父亲说,旧时,每当

入夏时节,大人们会 用菖蒲根做个奇奇 人,挂在孩子的脖 子上。奇奇人是小 儿神的造像,小儿 神名叫项橐,春秋 时期鲁国的-神童,学识渊博,被 尊为"圣公"

我说,我小时候,你 怎么不给我做个奇奇人呢?

父亲说,那时候已经不作兴

做这种玩意儿了。

父母亲年近八十, 已经几十 年没做奇奇人了,他们只知道大 致的框架结构,细节上有点把握 不准了,为此,母亲特意去村口 咨询几位正在乘凉的村民,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纠正,终 于凑成了制作奇奇人的详细步骤。 其实奇奇人的做法很简单:把菖蒲 切成块,正方体的做头,长方体的 做身躯;再切几根细条当胳膊腿, 手臂分上下两段,续上掌部,掌部 的一端剪四刀,就是五指,脚也是 一样的做法。头、颈、躯干、四肢等 若干段,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用针 线串起来,就成了一个人偶。旧时 小孩子的玩具大都是自己动手做

的,做好的奇奇人像立夏蛋一样 挂在胸前,晚上摘下后放在枕头 边,家家盼望着"小儿神"能保 佑孩子健康聪明。

我平时很少涉猎民间文学, 对传说中的各路神仙不甚了解, 这是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小儿神的 故事。父亲说,这小儿神来头可 大了,他还是孔子的老师呢。

有一回, 项橐与同伴玩耍 他们用泥土在路上筑了一座桥, 项橐往桥头一坐,俨然一副桥头 老大的派头。正巧孔子骑马路过 此地, 见泥巴桥挡住了去路, 就

> 问坐在桥头的项橐:"小 孩, 你怎么不避让 马?"项橐不慌不 忙地说:"从古至 今,只听说马避 桥,哪里听说过 桥避马呀?"孔

> 对,只好绕桥而 孔子下马走到桥 边,提出了很多问题,天

文地理伦理道德都有涉及, 项橐 对答如流。完了,项橐反问孔老 夫子三个问题, 孔老夫子却一个 字也回答不出,连声感叹"后生 可畏"。项橐因此被后人誉为 "孔子师"。民间更是尊他为小儿

我把父母做的奇奇人挂在床 上,又上网搜索了一下,想知道 其他地方有没有在夏天做奇奇人 的习俗,没有找到只言片语。奇 奇人是不是只有我们四明山区独有 的一种草根文化呢? 最早是哪位先 民想出来的呢?不管怎样,用菖蒲 根做玩偶还是很有创意的, 菖蒲不 仅是香草也是瑞草,能防疫辟邪, 再一个, 比起用木头做玩偶, 它更 环保。

每月上旬的某一天, 奶奶总是 格外留意堂前的那张洗衣桌。小桌 为长方形,桌面已经洗得发白。在 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大多数家庭的 洗刷用具就是一张洗衣桌。因为肥 皂凭票供应,碱水成了另一种洗涤 剂。在我的记忆中,那张小桌除了 洗刷功能,它还是墙门里的"公共 邮箱"。那时,大墙门里七八户人家 没一个统一或专属邮箱,每次邮递 员上门, 高喊一声某某人信、某某 某汇单,随即便将来信或汇单放在 洗衣桌上。

那几天,奶奶便有些惶惶不 安,生怕丢失或漏听。我家邮件的 收件人不是父亲就是母亲, 唯有每 月一次的汇款单,收件人是祖母。 邮递员高喊一声"陈秀英汇单", 奶奶就激动得面孔发红。而此刻, 无论奶奶、父母还是阿姨,神情都 会变得凝重与神秘。每次收到汇款 单后,奶奶就会莫名消失一个多小 时。其实邮局离家颇近,来回不过 十几分钟, 压根用不了那么长时 间;如果是星期天收到汇款单,离 家消失的多半是父亲了,父亲骑着 自行车,比祖母步行快一些,说快 也往往要个把钟头。

稍长,我朦朦胧胧知道了家人 收到汇款单神情惶恐的原因。奶奶 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大舅公因 戴上坏分子帽子而被开除公职,全 家老小八口人的生活无着。小舅公 每月按时汇款接济哥哥一家。为避 嫌疑, 汇款单由奶奶中转。奶奶的 成分是工人,属红五类。但胆小的 奶奶生怕他人发现汇款单的秘密, 以免受到牵连, 所以每次收到汇款 单总是惊恐伴随高兴, 这张薄薄的 纸片关乎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啊。

打记事起,就听奶奶夸小舅公 如何如何会读书,至今仍记得两个 细节:一是为省油灯里的油,他时 常坐在大人的麻将桌边读书,二是 成年后见一上海亲戚沉湎打牌而不 再登门。我读初中时,才见到奶奶 心心念念的小舅公。此时,一度被 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他已

小舅公

获"解放",重新工作,经常被邀 为首长会诊。这次从西安来上海出 差转道回甬省亲。小舅公长得比祖 母口描述的还要清秀、儒雅,操一 口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说话充满磁 性。小舅公特别喜欢小妹, 我们姐 妹仨数小妹最会读书。那次小舅公 看到小妹一边看书一边绕手套,就 让母亲别让孩子干这种手工活。他 好像还说了句,现阶段的重点是读 书,以后有的是赚钱时间。

当年母亲接来绕手套的活

儿,倒并非让我们赚钱,而

是想以此束缚我们的行为,

省得我们到外面疯玩。小舅

公话不多,但影响了我们,

母亲从此不再接手工活,还特意为 我们订了《新民晚报》与《中国青 年报》。恢复高考后,我与小妹均 考入大学,小妹考出甬城高考女生 第一的高分,进入上海交大学习。 无巧不成书。小舅公到来的那

天,邻居一小孩刚动完扁桃体摘除 手术,晚饭后流血不止,听说我家来 了医生客人,便登门求助。小舅公一 听,立即放下饭碗,由父亲陪同前去

邻居家,查看后说得马上送医 院复诊。后来那位邻居时常与 母亲说起小舅公,说你家的客 人救了我家儿子的命。

之后,小舅公又来过几 次宁波,一次是出访日本回

来不久。那年春天,宁波不是刮风就 是下雨,小舅公见皮鞋沾了不少泥 迹污水,便说去日本一星期,他的皮 鞋一直锃亮,衬衣领子也干干净净。 这是我第一次听长辈这么赞美日 本。小舅公也经历过日本人侵略中 国的苦难,但他能客观评价日本,且 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说事。我与小舅 公接触不多,但每次听他所言,便心 有所动,他或多或少教会了我,要以 自己的眼光公正客观评价世界。

父亲与小舅公通信时,常提及 我们的学习情况, 偶尔寄上几张我 们成长的照片。寄照片时, 我曾模 仿大人,在照片上写上"外公外婆 留念"之类的字眼。记得有次落 款,将外孙女的"孙"误写为 "甥"字。小舅公回信时,专门写 了一段关于"孙"与"甥"的区 别,纠正我的错误用法。还有一 次,他来信邀请我们去他西安的 家,并说届时一定陪我们去趟延 安,瞻仰红色根据地。无奈学生时 代囊中羞涩,最终没能去成。

本世纪初, 我寄了本新出版的 《留住慈城》,请老人家雅正。寄出 没几天,就接到他从西安打来的长 途电话,向我祝贺,还说书中《保 黎之最》一文勾起了他的回忆。早 在1918年,保黎医院便开始使用X 光机,开我国应用X光机之先河。 小舅公是放射科专家,难道他是受 保黎医院 X 光机的启蒙吗? 震惊之 余,我说以后找机会请他做口述 史。他一听,异常兴奋,便在电话 那头讲起自己早年从西门外徒步去 慈城保黎医院学习的故事。虽有请 他做口述史的打算,可我在宁波的 课题一个接一个,慈城千年古县城 的文化有做不完的田野调查……人 啊,就如《我想去桂林》唱的那 样,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 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等有了 时间又有钱, 我与西安外公却天各 一方,这便是我的遗憾。

谨以此文纪念小舅公陈雅各百 岁诞辰,愿他与他的兄妹在天堂— 切安好。